

吴 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①。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机，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蹟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②斯多噶^③、婆罗门^④、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

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⑤，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⑥，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舛陋不文，不足转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淪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淪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⑦，中

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侔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侔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赅赅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侔驰而不相入也^⑧。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淪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 桐城吴汝纶叙

【注释】

①格物家：指研究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原理的学者。

②竺乾：即印度的别称。

③斯多噶：古希腊罗马哲学学派，又译斯多亚派，公元前 330 年前后由芝诺创立于雅典，因讲学场所在“斯多

亚”而得名。

④婆罗门：古印度土著宗教。

⑤扬子：即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字子云，西汉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著名文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等书。

⑥韩退之：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因韩姓郡望在昌黎，世称韩昌黎。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韩昌黎集》。

⑦释氏：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代指佛教。

⑧舛驰：亦作舛驰，相背之意。

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①：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恍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牘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覘毕为学者^②，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

文字者之至乐也。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③，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

三^④：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⑤，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⑥！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龌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訾然谓彼之所精^⑦，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

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⑧，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 严复序

【注释】

①名学家穆勒约翰：名学，逻辑学之旧称。一般认为系因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名家学说具有丰富的逻辑学思想而得名。穆勒约翰，即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论自由》、《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原理》等书。

②觚毕：即占毕，谓简策、书册，犹言读书、阅览。

③格物致知：通过探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

④奈瑞：今译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以牛顿运动定律为基础的经典力学基本体系，人称牛顿力学。

⑤斯宾塞尔：即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倡导综合哲学、普遍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著有《综合哲学》、《社会静态学》、《社会学研究》等书。

⑥童昏：也作僮昏，愚昧无知。

⑦訕然：自我满足的样子。

⑧相稽：稽通讯，讽刺、责难。

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①，象寄之才^②，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③。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④：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⑤，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⑥，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摅甫汝纶见之^⑦，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

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鄙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嚶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槩，辛苦逐译之本心矣。

一、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摅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⑧、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⑨，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⑩，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⑪，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⑫，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 严复

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注释】

①海通：原意为开放海禁，引申为中国与世界开始交往和开放。

②象寄之才：我国古代通译东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王官，东方曰寄，南方曰象。泛指通晓两国或多国语言的翻译人才。

③倍：同背，违反，背离。

④什法师：即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印度，生于西域。后秦时人长安（今陕西西安）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 74 部，与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⑤畴人：古代指从事天文历算研究的人。

⑥夏穗卿曾佑：夏曾佑（1863—1924），字穗生，号穗卿，又号碎佛，笔名别士。清末民初学者，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著有《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

⑦吴丈摅甫汝纶：吴汝纶（1840—1903），字摅父，一作摅甫，晚清学者。安徽桐城人，著有《桐城吴先生全书》。

⑧梁任公：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一度在北洋政府任职，晚年从事讲学著述。主要著作有《饮冰室合集》。

⑨卢木斋：卢靖（1856—1948），字勉之，又字木斋，湖北沔阳人。近代著名刻书家，室名慎始基斋，刻有《慎始基斋丛书》。

⑩介弟：介，大。对别人兄弟的敬称。介，庐舍。犹言舍弟，用以称自己的兄弟。

⑪枣梨：也作梨枣，旧时刻书多用梨木和枣木制板，因以二字作为书板的代称，泛指刊刻书籍。

上

卷

导言一 察变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①，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共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②，或东起北海^③，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蜂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